

云边路

## 崖子寺

甫跃辉

世界上那么多寺，我“见”得最多，却又从未见过的，是崖子寺。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，施甸的寺也不少。离我家百米，即有一座汉村寺。

再远，有东山寺、热水塘寺，更远，有摩苍寺、朝阳寺、王母阁、土主庙等等。但我现在要说的崖子寺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连它具体在哪儿都不清楚，却又几乎每天“见”到它。从小学开始用数学练习簿，封面上蓝色或红色线条所描绘的，便是“崖子寺”了。

整座寺的建筑，悬于一面石壁，一条窄窄的石板路蜿蜒而上，小路两侧草木掩映，依着崖壁，是个檐角飞翘的小亭子。再往上，隐隐可见大门。门边三个竖排大字：崖子寺。时不时地，我会对这封面悬想：我变成个小小的人儿，走进图画里，沿石阶往上，分花拂柳，听钟磬声声，看晚霞漫漫……然后呢？我想不出来了，毕竟我没见过真的崖子寺。

崖子寺，位于施甸县保场乡（现已并入仁和镇）大石桥西侧，又称“岩子寺”“云岩寺”“圆通寺”，有“西南胜境”之称。然而，查《永昌府志》，康熙、乾隆、道光三部中对崖子寺皆无片语，对施甸境内的摩苍寺、朝阳寺等倒是有记载。直到晚近的《光绪永昌府志》，方看到一句，“云岩寺，在施甸大石桥”。

《施甸县志》（新华出版社，1997年10月）上记载的也很简略，仍只有一句：崖子寺，“建于明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，毁于1966年破旧”。

崖子寺被毁弃时，爸妈刚五六岁，自然不可能对它存有印象。奶奶却是亲到过崖子寺的，她好几次跟我讲，崖子寺里大蛇出没，炸毁寺时，一间闲置的仓库里，大蛇化身为龙，腾空而起，云中漏一鳞，风里展一爪，最终消逝不见。奶奶怕我不信，还说谁谁谁都看到了。

几年前，我将奶奶讲的故事，敷衍成短篇小说《大蛇》结尾的一个情节：

隔着三十多年的风雨，透过那巨眼般的水池，我仍旧清晰地看见，一条巨蛇腾空而起，抛下崩毁的庙宇，在烈焰之上，飞绕三匝，无处可栖。大蛇身上的每一片鳞甲都闪耀着火光，映照着人间。立在地上的人们，都在它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生怕它低下头来，一口一个一口一个……可它丝毫没顾及他们。它扇动尾巴，伸出脚爪，在云雾间轻轻一按，再一摆动，

呼呼地朝上飞升了飞远了。一朵墨黑的雨云很快包裹住了它的身躯，一眨眼，便只剩下只鳞片爪，再一眨眼，便只看见滚滚乌云从西边压过来。”

奶奶常说，龙上天，就棵树。那崖子寺的龙上天，就是哪一棵树呢？这么说，崖子寺里有一棵大树？自那以后，我随家人到大长地干活，时常会注目山坡上一棵极高大的树。附近土崖里据说有大蛇。那大蛇会变成龙，攀附大树而上吗？……

行文至此，我发现，我对崖子寺的了解实在太少，能查找到的资料也很少。然而，对于施甸人来说，它又确确实是很重要的，不然，何必将其画在供广大中小学生使用的练习簿上？对我来说，从小听奶奶讲述崖子寺，日复一日，崖子寺在我心目中更是有着极其尊崇的地位，可说是“施甸第一寺”。

资料查不到，只能问人。奶奶因罹患阿尔兹海默病，已无法问询。问谁呢？问了保山的几位前辈文化人，竟无一人去过，而且，有的甚至完全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我不免有些失落。

看来，这座曾经声名远播的寺庙，在人们的记忆里快消失了。这反倒激发我，去问询找更多的人，不然，过不了多久，真就没人记得这辉煌一时的存在了。

1966年拆毁，距今半世纪矣。至少得问六十岁以上的人，不，最好问七十岁以上的，否则不会有多少确切的记忆。这听上去并非难事，尚在人世的七十多岁的老人绝非少数。然而，我此时身在上海，急切间想要找到人，并非易事。继续发信息，打电话，终于，有了一些回馈。县里的一位前辈、市里的一位兄长，都和我说会找些老人问问，他们也相信，肯定是有不少人有记忆的。又都说，等我回家了，

带我去和他们聊聊。我说好，又有些急躁，什么时候回家还未可知，万一到时没找到人呢？我还是现在再找人吧。

少顷，朋友赵开月说，她姑妈去过崖子寺的！我怎么早没想起问她呢？她家所在的赵家村离崖子寺不远的。几个月前，我偶然听说她家里有崖子寺的照片，托她翻拍照片给我。

照片是黑白的，其中一张是近景。拍照人在山前树底仰视崖子寺，崖子寺殿庑堂皇，若雄踞山顶，又若嵌于石壁，幻景梦境一般。山脚一条向上的小路清晰可见。照片左下角两行小字，“云岩秋色/一九六二、八摄”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崖子寺的照片，和记忆中练习簿上所画的很有些不一样。还有一张，是远景。不算高的山上，草木丰盛，亭台耸峙，楼阁错落。照片虽是黑白的，却觉得阳光煌煌烨烨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左上角空白的云天之上，亦有几个字，“云岩寺（岩子寺）”。

开月说，她姑妈属猪，今年七十二。“小时候听她讲过，一百磕磕儿的事。还有一个塘塘，水是温的，她们还去洗澡、游泳等。姑妈说，崖子寺被破坏后，水就没那么热乎了。”

“还有八角的楼阁，特别‘牌子’，她说，‘阿祖说那是神仙盖的’，当时我还追问，‘怎么会是神仙盖的？’姑妈回答，‘一夜之间，崖子寺上就冒出一座阁楼寺，不是神仙盖的，还能是谁盖的？’姑妈可能以为我小，当故事讲哄哄我的，但是这个环节我却很记得。”

这和奶奶是一样的，在她们眼中，崖子寺多有神迹。隐约想起，“一百磕磕儿”的事，奶奶也说过。想必奶奶还说过一些别的？只是，我竟忘了这个环节我却很记得。”

这和奶奶是一样的，在她们眼中，崖子寺多有神迹。隐约想起，“一百磕磕儿”的事，奶奶也说过。想必奶奶还说过一些别的？只是，我竟忘了这个环节我却很记得。”

地铁上，人群熙攘，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，这世界上存在过这么一座寺。电话响起，是罗崇阿叔。他会不会去崖子寺？上午发信息问他，他没回复。罗叔在政府工作多年，常年关注保山文化，退休后会写写文章。接通电话，罗叔说，他确实是去过崖子寺的。那年他才五六岁，是由大人领着，坐马车去的。崖子寺山脚有温泉，水不算很热……爬了很多级台阶才进到寺里，印象里建筑恢弘，屋檐飞翘……这些，差不多是他全部的回忆了。

“崖子寺不是被炸掉的，”罗叔说，“是被拆除的。主持拆除的，是保场革委会主任。现在一些老人说起崖子寺，还是很难过啊。太可惜咯，那年月，施甸最大的损失啊！”罗叔仍旧心中不忿。“那时候缅甸、泰国都有僧人来朝拜。如果崖子寺还在，文化上且不说，至少能为施甸旅游增色不少。”

“既然只是拆除，怎么没留下一点儿痕迹呢？”我问。

“那是座石头山嘛，村里人开采石头，不消几年，大半座山没了。”罗叔说。

至此我才意识到，崖子寺并非建于现存的那面石崖。

算起来，已是七八年前。我到邻村吃年猪饭，饭后约弟弟和几个朋友，一起去看崖子寺。我们只知道一个大方向，骑摩托到小坝后，问了几个人，他们总以略带诧异的眼神瞅瞅我们，再朝西指一指。向西穿过村子后，迎面一道低矮的赭红石崖。枇杷树下，又问了位老人。

“崖子寺？”老人指指石崖，“那就是。”

记忆里，石崖底下，乱石间有个小水坑。难道就是当年的温泉？我们想上山看看。石阶杳不可寻，山后倒有条小路可走。好不容易上到山顶，冬日的阳光煌煌然，耀人眼目。放眼望去，施甸坝油菜黄小麦绿。身边几棵细弱的矮树，在西南风里战栗。有关崖子寺，“我们又能知道什么？我们爬上去，看看四周的风景。然后再下来。”（韩东《有关大雁塔》）

“哪有什么龙哦，”罗叔在电话里笑着，“要是有龙护持，崖子寺还能让人拆了？”

是啊，古老的太阳底下，没有蛇化龙，不见崖子寺，但余满山乱石。



## 笔会

黎明，我静静地走着

(综合材料)

祝延存

## 秋日拷鱼

朱林兴

对拷网如此功能和朋友的拷技，我心悦诚服，于是马上拜师学艺。他欣然同意，向我传授拷鱼技能：“下网声轻，收网要快。”

我听他说的，看他做的，都觉得拷鱼似乎不难，谁知亲自一上手，根本不是这么简单，完全是网不由我——或撒不开，或落网方位欠准，或下网声太响……朋友说：“你如此拷法，满浜全都是鱼，恐怕都难捉到一条。”真是一行不知一行难，行行里面有学问。

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，我认真揣摩操作要领，很快掌握了拷鱼基本技能。拷鱼凭的是臂力和眼力，通常人不沾水，不沾泥，操作时间也不超过一个小时，不像拷浜那样脏累苦，但也不是绝对的，有时也会遇到麻烦、尴尬事。那一年，在求学的大囯爱吃鱼。每逢周六下午她返家之前，我再忙也要抽时间拷鱼，返校时还让她带上几条。往常拷鱼，我让小囡跟着拎鱼篓。这天，见天较冷，我就独自来到夏家浜西头。此浜东西走向，有六七亩水田，西风微起，吹皱河面，秋意浓浓。

以前很少来此浜，浜情不熟。我见西浜头靠东南有一摊约两米的水草里有鱼波闪射，便悄然接近网位，轻捷下网，刚拷一下网竹，只见一个偌大的鱼波射向外网口，由此处有被撞击之感。我心中一阵狂喜，“有大鱼了！”立马握竿收网，不料网兜底被啥东西缠住了，接着“砰”的一声响，一条三四斤重的黑鱼从网中蹦出，逃之夭夭。这条鱼算它命大，我有些悻悻然，一面慢拽细拉网竹，试图解脱被缠住的拷网，然无济于事。心始生躁，正欲硬拉时，“莫急，网碎难捉鱼，大囯吃鱼就无希望了！”理智唤醒了头脑，冷静取代了鲁莽。当时气温大约摄氏十五六度，水中温度比陆上还要低两三度。我毅然下水救网，全身冷得打战，或许是满脑子“保证大囯有鱼吃”的精神因素，让我很快适应了水温，潜于水底仔细摸查，发现右下网纲被埋入河底的一个树枝缠住了，迅即排除了故障。

“慢跑出汙逼寒”——我上岸穿农衣后先沿着田埂慢跑步，直至浑身发热微微出汗，接着挥臂继续，战果

尚丰硕：黄斑鲫鱼两条，黄鳝一条，每条重半斤左右。我回家后又喝了一碗红糖姜茶驱寒。本以为这次下水感冒难免，结果安然无恙。

拷鱼会让人遇到意想不到的奇事。有一次，我上小囡浜拷鱼，见一摊水草气泡“扑扑扑”直冒，一群黄斑鲫鱼正在聚会，少说有六七条，其中两条大的悠闲自在，口吐水珠，几条小的追逐戏耍，微波荡漾——“鱼儿解作晴天雨，波面吹成落点痕”（宋·杨万里《晓坐荷桥》）。我照准那摊水草一网拷下去，迅速准确地将它们网得天衣无缝。宋·净瑞《渔家傲》曰：“钓得锦鳞鲜又健，堪爱健，龙王见了将珠换。”这词表达的正是我当时的心境。谁知起网一看，条鱼无收。我心惊顿时由狂喜跌至冰点以下。原以为是网碎让鱼逃走了，然网完好无损。我收网离开时下意识地回首一望，又见那摊水草正“扑扑扑”地冒水泡，还是那群鲫鱼不知从哪里重新冒了出来，比先前更悠然自得，神气活现，似乎在嘲笑我无能。“见鬼了！难道我产生了幻觉？！”我又气又奇。后来，村上一老者告知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们拷浜时就发现这里有个碗口大小的暗道，深不可测，那回他们辛辛苦苦一整天，明明看到鱼很多，但浜底见天时，除了一些蛤蟆、河蚌和小毛鱼外啥都没有，鱼儿都从这里消失了。据说，这类暗道是猪獾或水獭掘的。看来，鱼儿智商不低，也懂得利用“地道”来逃生呐。

2019.6.20于苦乐斋

美食如书。  
莜面，羊肉，是乌兰察布人最家常、最尊贵的食物。无论居家或聚宴，都是不可替代的看家菜。我来乌兰察布，每天在这两种食物间流连忘返，果然吃出了些非凡的况味。

莜面是裸燕麦的面粉。北纬43度的大风，海拔2000米左右的强烈日照，是长生天对裸燕麦的恩赐，它们因此顺应自然，简单顽强地生长，在短短的无霜期里，就像一个貌不惊人的举重运动员，把浑身的能量，聚到上肢，倾注于最后那惊人的一举，它们一旦养育成了传宗接代的种子，便已经耗尽了生命的能量，因而它们的麦粒没有厚壳，只有一层稀薄的绒毛，故被称之为裸燕麦。裸燕麦的麦穗犹如摇铃般玲珑稀疏，麦粒也不是很肥硕，然而莜面却是高蛋白低脂肪，富含β葡萄糖，口感粘稠，味道醇香，就营养价值论，全球各种燕麦皆不能与之媲美。

对于乌兰察布前辈农人来说，关于莜面的记忆苦乐参半。乐，是因为过年过节，春耕秋收要劲儿的时候，可以吃上一顿莜面。到了那天，女人们早早洗了头脸，挽起袖子开始搓莜面，圆筒的叫窝窝，细条的叫鱼鱼。莜面热腾腾地出了笼屉，没有油水，人们便撒几粒咸盐，几滴醋，切把葱花拌里面，呼噜呼噜吃下去，那叫一个爽快的香，久久的饱。

民谣中唱到：“五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，三十里的荞面饿断腰”，这沁味蕾又养体力的莜面吃食，是饥饿时代中的一丝安稳，是连阴天里一闪而过的阳光。苦的是，一顿莜面吃过之后，腿旁的风沙还在刮，土里的种子还没发芽，盼了一春的雨还没有下，夜里肚子响得闭不上毛眼眼……农人们只好长叹一口气，把莜麦地都种上了相对高产的高粱、玉米，为的是到秋节能多背回来几口袋粮食，毕竟活下去更要看紧。

只有在温饱之余，人类眼前的食才能彰显出文化感。我望着一桌子黄澄澄、油汪汪的莜面吃食，立马有了连串的问号——

莜面饼夹土豆丝，为什么叫老鸹含柴？朋友告诉我，很久以前有个饿得皮包骨的孕妇，看见乌鸦叼着草木枝飞去垒窝，于是哀求了婆婆，在不年不节时，做了一顿莜面皮夹土豆丝给她吃，后来就有了老鸹含柴这道莜面饭食。

把莜面薄薄地在菜刀面上搓成拇指肚大的片，蒸熟后，看着很像木匠的刨花，可又为什么不叫刨花叫刨渣子？原来这是近邻山西人的口语；用土豆泥做成一个个疙瘩，粘上莜面，加油料炒熟，一颗颗圆滚滚的，却是银样镴枪头，外筋内糯，起个名字叫莜面打傀儡，还真贴切。

莜面打傀儡是否和木偶戏有关？木偶戏曾经叫傀儡戏，在阴山内外，傀儡戏曾经出村入庄，原是和汗滴禾下土的传统农耕相伴了一千多年的。

莜面宴上，服务员报出精丸丸、栲栳栳、拔鱼儿一连串的菜名，却说不出来由。记忆就这样渐渐远去了，好在土地奉献的食物还在，其醇香的滋味依然活生生地留在人们的舌尖上，食物就这样无声地保留了文化。

当一款款裸燕麦速食品——牛奶麦片，麦米粥，麦米炒饭走向市场，古老的食物得到了升级和生机。当代生活，各种食品纷纷争夺年轻人的餐桌，色味香是必须的，营养丰富是必须的，信手即食也是十分必要的。如今的乌兰察布，政府和企业联手支持农民多种裸燕麦，种好裸燕麦，农民脱贫了，企业将裸燕麦产品花样翻新，推向网络，唤来了趋之若鹜的年轻人。或许，他们一天天坐在电脑前，匆匆忙忙地充饥进食，来不及研究——为什么这种麦片比进口麦片更香，便匆匆归键盘上的博弈。但是，当他们终于坐到传统的莜面宴前，定会被莜面风情万种的故事吸引，大快朵颐之中，不由自主地把筷子停在空中，细细端详这历久弥新的美食。

乌兰察布位于“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所指之地。秦汉伊始，游牧文化在这里印记重重，清代雍正颁布“借地养民”政令之后，大量农耕移民涌入此地。自此，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互相融合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饮食起居，礼仪风俗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就说莜面吧，它的确不是草原人发明的吃食，但如今你再看，有哪个内蒙古人不爱莜面，莜面不仅做了乌兰察布所有饭店的头牌，还漫延到了整个内蒙古，漫延到了一线大城市，漫延到了全中国，早已成了内蒙古美食的代表作。

还得说说羊肉。乌兰察布的美食街上，到处都有“焖把炖”的招牌，

艾平

## 美食如书



春花秋月（篆刻）李唯